

严歌苓
长篇小说
定本



无出路咖啡馆

No Exit Cafe | 严歌苓 著

无出路咖啡馆

No Exit Cafe | 严歌苓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出路咖啡馆 / 严歌苓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201-08710-8

I. ①无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4842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3插页

字数: 280千字

定价: 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没有牺牲，说到的“爱”

便是天大的谎言。

I

房间很小，一扇窗也没有，比我寒碜公寓里的那间浴室还小。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，光线过剩。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，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。你别想逃，不信你逃逃看。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，对这间八平方米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：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？就算逃出这扇门，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，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，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。即使你走运，找到了出路，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。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，公正而森严，架子摆得很大，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。你最远能逃到那里。再远，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，叫你“站住！举起手来”，他会拔出手枪，叫你“到墙根那儿去”！然后枪口顶着你的后脑勺，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搜你的身。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，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。

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。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面的监视器镜头里看，我大概有不少疑点。镜头中我脸色苍白，缺乏营养和睡眠，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，如同大部分刚着陆到这个国度

的中国人。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、大红围脖、冒牌“LEVI'S”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。一个超龄留学生，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，留着最省钱的发式——披肩长发。不过，你别想轻易混过去，没那么简单。

我看了看手表，十点半，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。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，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，我也搞不清。我在那张坐过杀人、纵火、抢劫、强奸、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这是一张丑陋的椅子，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。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，上面有一道道划痕，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。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，坚硬肮脏的指甲在椅子上刻画，同时使谎言、狡辩不得自圆其说，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的划痕。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：一小时前，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。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，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，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。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。

除此之外，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破绽。

门开了，进来个男人，一个标致的小伙子，头发火红，梳成保守、可靠的偏分，脸色新鲜，身上带着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。他向我伸出手：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。我把手给他握，我的微笑不太好看，有点魂飞魄散。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，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，声音纯净，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。而且他很年轻，最多三十岁。不过，你别忘了你在这里。我看不透：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，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，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齿显得异常整齐？但是，我又提醒自己：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。

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。名字是“理查·福茨”，职务是“特别侦探”。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“特务”或“便衣”。

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，接过我的红围脖。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，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。别这样想，他这是在缴我的械。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，两分钟后他回来了，告诉我：“替你挂到衣架上了，在我办公室里。”

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，我也逃不了。

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，松了松黄底黑点的领带，对我说：“这里热得不像话。你热不热？很无聊——冬天比夏天热，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。有什么必要？夏天这屋里非常冷，豪华的冷，奢侈的冷！”

“是吗？”你夏天在审谁？

“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。为了它一个夏天，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。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，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。”

我笑了笑。他一年四季都这样，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。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，从很好的笑容开始。这是个年轻的笑容，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。他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档案夹，目光从左往右扫，一趟一趟扫下来，然后他合上档案夹，两个小臂压在上面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。开始是一个节奏，渐渐，成了另一个节奏，气氛迅速改变了。这段沉默并不长，顶多几十秒钟，但他要的效果有了，他要我如坐针毡。

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，突然我意识到，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上的假皮革里。

“你一定很好奇，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。”他略略偏着

脸，这让我感到，他好像非常喜欢自己正在做着的这桩事。他弹着手指说：“要是我，我就会很好奇。”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乐趣。

“我的确很好奇。”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、一瓶阿司匹林和一个针线盒。半年中，一共就这些。

理查又笑了。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。他说：“安德烈的眼光很好，你明白我说什么吗？”

“安德烈？”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，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安德烈·戴维斯，没错吧？”

“噢，你是说安德烈·戴维斯？”有人出卖了他？还是他出卖了我？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？

“他眼光不错。”理查说。他稳稳地看着我，身体却很不老实。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，他向左边转二十度，再向右边转二十度。不管他与我呈现一个怎样的角度，他的目光始终都能把我罩住，他的蓝色目光。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，很突然地问，“安德烈·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朋友。”你以为呢？当然不只是“朋友”。

“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？”

“就是朋友。”

“戴维斯先生说，你们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。有婚姻趋向，在美国被看成正儿八经的恋人关系。”

我看着他，说：“噢。”

这个特务的意思是，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，除通奸之外，不伤风化、发展不快不慢、偶然同居的这种，叫正经的男女朋友。除此之外，都是胡来。

“你们真地相爱？”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，面色有了些焦虑。在这种地方，说这样的话题，他也觉着别扭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嗯。”我能说什么呢？

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：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、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。我曾花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。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，说：“怎么了？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。”我笑了笑，二郎腿轻轻晃了晃。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起来，我或许有一点儿放荡。

“就是说，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·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？”

“嗯。”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。你到底想拿我怎样？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？“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‘恋爱’这词的理解，是否和我完全一致。”

“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定义，”他说，“你在和美国外交官安德烈·戴维斯的交往过程中，是否谈到过结婚？”他口气一粗，“谈到过，是吧？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“是，还是不是？”

审讯是这样开始的。特务福茨是这样笑咪咪地开始审讯的。

“是的。”

他的笑一下变得松弛了，他身体也是一阵松弛：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认。“好，这就明确了。你看，我们指的正式恋人就是指这个。”

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祸闯在了哪里。

“不可以和安德烈·戴维斯谈恋爱吗？”

“噢，”他说，“欢迎你和他谈恋爱！我给你错觉了吗？你

怎么会觉得我反对你们的恋爱呢？”他肩膀耸起，两手张开，他的肢体充满表达。“戴维斯先生是个杰出的外交官，二十三岁刚出学校，苗头就很好。当然欢迎你和他恋爱。他的中文怎么样？比我的怎么样？”

“他能背古文。你知道，中国古文。”别以为我想拿他镇住你。你脸上有了轻微的酸意，极轻微的。

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说：“我听说他会唱不少墨西哥情歌。”他说着拉开抽屉，眼睛在里面略一搜索，然后又抬起，看着我。抽屉里一定有安德烈·戴维斯的资料，他刚才显然来了个紧急补习，“你听他用德文朗诵过《浮士德》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从来没听过。即便安德烈乐意对牛弹琴，我也无从知道那便是《浮士德》。

“对了，他一定告诉了你，他当过兵。”

“没有。”他当然告诉过我。

“他居然没告诉你这件事？”理查的肢体语言表示出他的不相信，“他当过兵！在上大学之前，他当了三年步兵。美国军队提供上大学的费用……”

“军队付学费？！”

我此刻的兴趣很真切。就是从天花板的镜头一眼看下来，也看得出我对“学费”二字的敏感，劲头很大，我对和钱有关的信息都劲头很大。

理查说：“你们中国军队没有给你一笔钱吗？哦，我是说，你退伍的时候？”我的心跳加快了一个节拍。原来他在这儿埋伏着，他刚才的每句话都不是闲话。我告诉他，中国军人退伍会得到一笔钱，一个美国人不屑的数目。我还告诉他，我们是穷人的队伍。

“不过你不同啊，你是军官。军官会有一笔不小数目的钱吧？”

“记不太清了。”我记得很清楚：一千四百块，叫做“安家费”。

他看着我，眼睛很快乐。他说：“够买五辆自行车。”他挖苦成功了，快乐使他变得明眸皓齿。

“六辆自行车。”

他说：“那得看什么官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得看什么自行车了，这算不算你有兴趣的情报。”

“别叫它情报嘛，纯粹是我个人的兴趣。可能你猜出来了，我是个中国迷。”

“这不用猜。”在人自我吹捧的时候，我一向比较合作。

“中国军队是个特殊的部队，自给自足。”

我说他对极了，他对中国的理解一点儿也用不着我帮忙。他又来个明眸皓齿的快乐。即便是特务，他也是个心地明澈的特务。他无非是想让我明白，蒙骗他是件不太容易，甚至是相当艰巨的事情。假如我蒙骗他，我可不是故意的。我喜欢对陌生人口是心非。尤其对一个上来就是对立面的陌生人，尤其是，他很可能发展成一个对立面的老熟人。

二十分钟了，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？

“你和安德烈·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？”

“在地铁站认识的。”

理查蓝汪汪的眼睛里满是等待，等待我更正自己。我告诉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，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。

“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？”

“第一次。”那是第三次见面。

理查在本子上“唰唰唰”地写着，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。我得挺住，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，我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。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，我那时多沉着。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，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，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。它每响一次，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。铜头皮带一声“丁零”，父母就出来了谎言，再一“丁零”，立刻又是真话。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，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。那句谎言是什么，已不必去记忆，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。

“再好好想想，”理查·福茨说，“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？”

“我确定。”

我看着他清澈的蓝色眼睛。很早很早，我就学会，先去找对方的眼睛，深入无论怎样聪明、狡黠、阴险的眼睛，深入，深入，像猎物找死那样，紧紧地看着黑洞洞的枪口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他，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，他不必客气，尽管推翻。

“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？”理查问我，他的眼睛变窄了，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。他等于告诉了我，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。谁出卖了我？安德烈？还是阿书？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经找了安德烈，套出了他的口供，而安德烈已经联络不上我，无法与我同谋。我心一横：不去管他，我抵抗我的。

“人的记忆花招很多。”我对理查说。我改口讲英文，拿别人的语言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。

微笑完全没了，理查·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。他的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扫过几行字，抬起头看着我。

他改用英文说：“就是说，根据你的记忆，你和外交官安德烈·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？”

你看，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！理查·福茨的多礼、温和、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。回到他自己的语言，他是个才干卓著、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。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，对我说：“你被指控为有中国军方间谍嫌疑，你现在的每句话，或实话或谎言，都将有后果。”

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，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，不然因为那点渺小的贪图而受到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。

我说是的，是在地铁站。在美国半年，我起码知道，杀人放火，只要拼死抵赖，出路总会有的。我说完局面就僵了。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，我呢，抬眼去看空白的四壁。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·福茨的便条时，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。便条上写：“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×××号××层来一趟。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。”当时我的反应是：寄出的无数份求取信终于有了回复。理查·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，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，就地写的，写完便交给了秘书。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，是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。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，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，“杰克逊街×××号”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入了她的眼睛。她突然前后左右看看，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×××号是什么地方。我说我怎么会知道。她坐在椅子上尽量靠近我的耳朵，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。她说杰克逊街××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，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，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×××号。

“假如今天我不来，你会怎样？”我的语调不好，似乎有惹

一惹理查的意思。

“你不来不要紧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会持续邀请你。”他现在仰靠着椅背，差不多是半躺。他的姿态像是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。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，他是如此舒服，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。

“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？”

“没关系，你会接受的。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，也会对你不利。”

他脸上有了种无耻，同时也有种骄傲，这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。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，我们都有过，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。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，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，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。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，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，他认定的正义。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有着天壤之别。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。

“你想好了吗？”理查·福茨恢复了中文，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和安德烈·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。”

“我告诉过你了。”

“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？”

“我说了，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，是在地铁站。能不能问一句：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，对你来说，很重要吗？”

“对我？不重要。”理查·福茨说，“不过对你非常重要。”

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，白牙齿闪着一线寒光。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。这女人二十九岁，

学龄混乱，主修文学写作，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、手套、皮靴，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，才说：“我要是你，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，尽量多说实话。”他的中文虽然无可挑剔，但说法是纯粹美国式的。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，而只告诉你，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。“我会非常小心，尽量不说谎，因为……你现在讲的每句话都至关重要。我要是你，我绝不会因为把重要的话讲错，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。”

我可不能当它好玩，他已经一再示警。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。

“没错，我认识安德烈·戴维斯是在地铁站。”

我双手交握在胸前，声音单调。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，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。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，不，要更大些，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，审讯大致没有进展，我们可以客气一些，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。

果然，你看，理查·福茨叹了口气。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·戴维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，黄昏正在逼近，那黄昏显得是那么妩媚，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。在阿书看，我的姿态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。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。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，浅蓝色。车门打开，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，就是安德烈。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，领子一直拉到耳朵，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，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。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，是不是需要

他帮助。阿书请他帮着看看，年轻的猎人弓下腰，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。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，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。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：“这车太老了。”

阿书大失所望，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，然后说：“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？”

他又说：“这么老的车还能动，非常了不起。”

不久，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地发动起来。他说：“你看，它没毛病，就是个老东西，该死了。”

阿书说：“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跟你换车，你来开这辆老东西。”

他不置可否，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，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，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，是一块折成正方形、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。

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，就发生在那个刹那。

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，又把它折好，放回裤兜。

“怎么样？”阿书说，“你来开这老东西？”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，总带点儿欺负人的态度。

“那你们呢？”安德烈问。

阿书说：“我可以开你的车啊。”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，十分公然，毫无圈套感，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：这是一个圈套。她看我一眼，用中文对我说：“学着点，看我怎么让人伺候。”阿书来美国五年了，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。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，用大拇指一指，说：“这小子，他要看不见我们俩是女的，才不会停车。”

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。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、向上卷曲的睫毛，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。他向阿书交代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，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。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，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。

就在这个时刻，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。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，这笑容是“走火”出来的。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，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、微妙的笑容。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：赤贫，无助，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这笑容就会“走火”地发射出去。

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：他先是一怔，之后便跟上了我。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，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。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：他在对阿书说话，知觉却在我这里。

他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，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。”

阿书说：“去加油站干什么？”

“那里暖和啊，”他说，“你们等在那里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。”

“不行！”阿书大嚷起来，“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！”

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——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，他也认为非常糟糕，但这不是他的错。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，意思是把我拉成他一伙，让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，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。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了一跳：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。

他说：“那你想怎么办？要是我，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？”

阿书说：“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！”